

《红楼梦》评论文选



中共中央党校马列主义研究所

资料室

新华日报资料组编印

一九七四年十月 001998
登录号

9B

01-34

目 录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
批判资产阶级不停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梁 效 (3)
还要努力作战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吴 红 (13)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江 天 (23)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洪广思 (31)
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	
——谈《红楼梦》	柏 青 (43)
一部反孔的古典小说	
——读《红楼梦》	李 力 (63)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	袁宏昌 (78)
一部批判孔学腐儒的政治历史小说	
——读《红楼梦》	王臻中、袁玉琴 (86)
这是哪家的“正面人物”	
——批判林彪一伙对薛宝钗的吹捧	柏 青 (96)
《红楼梦》人物表	(107)
《红楼梦》中的血泪帐	(125)
曹雪芹生平参考资料	(154)
附表一：《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	
附表二：《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奴隶表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

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批判资产阶级不停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梁 效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文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起着伟大的指导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结合二十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经验，重新学习这一历史文件，进一步深入领会它的光辉思想，这将有力地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

(一)

自《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围绕着它而进行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这种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点。但是，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表现。

一九五四年，由《红楼梦》研究问题而引起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发动的一次进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批判《武训传》之后的第二次意识形态方面的大斗争。

这场斗争，是我党建立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

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就对地主资产阶级新、旧“红学”派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统治着旧中国的反动政权的扶持，加上党内陈独秀、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帮助，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从二十年代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新红学”派，承袭了地主阶级“旧红学”派的衣钵，又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贩来一些破烂武器，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胡说什么《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自叙传”；《红楼梦》表现的是“闺友闺情”、“梦幻色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平淡的自然主义”，等等。胡适派的“新红学”，大肆宣扬了这些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反动观点，以及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并用它来作为精神武器，毒害人民，向无产阶级进攻。

这种“新红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不仅没有受到批判，继续大肆泛滥，而且，在一九五四年，当年青的“小人物”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起来向它开火的时候，竟然遭到刘少奇、周扬这些“大人物”的压制和阻拦。这是因为胡适派的“新红学”，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需要。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这场斗争。在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取得了这次路线斗争的胜利之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向全党发出了战斗号令，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深刻地概括和总

结了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这个光辉文件，旗帜鲜明地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号召。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个光辉文件，严肃、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某些“大人物”对胡适派唯心论加以包庇、支持，对“小人物”横加阻拦、压制，使胡适派“新红学”继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这个文件对那些“大人物”提出了警告：“**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些“大人物”，搞的是修正主义。毛主席的信，既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书，也是向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动员令。

这个光辉文件，热情洋溢地支持了敢于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小人物”，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对于正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是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不仅为正确研究《红楼梦》指明了方向，指明了这场斗争乃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反映，而且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在它的指引下，一场批判胡适派唯心论的革命斗争，在文学、哲学、史学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开展起来了。通过这场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进行。

(二)

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受到批判，并不意味着《红楼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就此结束。自一九五四年以来的二十年间，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一直在继续进行。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的修正主义思潮，在我国《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有所表现。资产阶级“新红学”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它所宣扬的反动观点，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和鼓励下，被一些人接了过去，改头换面，逐渐形成一个修正主义派别。文艺黑线的头子周扬，就是它的最大代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用修正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论《红楼梦》，是这个派别的主要特点。它是继地主阶级“旧红学”、资产阶级“新红学”之后出现的一个修正主义“红学”派。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下，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统治了十多年。

围绕着如何评价《红楼梦》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

义之间存在哪些分歧？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究竟宣扬了一些什么修正主义观点？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这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对封建末世四大家族兴衰命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揭露了反动没落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的不可救药和它的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尽管曹雪芹的主观愿望不是要“变天”而是要“补天”，但是，《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反封建的政治倾向和批判精神，特别是它从封建叛逆者立场出发对封建礼教和孔孟之道的批判和揭露。《红楼梦》刻画了栩栩如生的敢于反抗的奴隶、封建叛逆者和反动没落封建贵族的形象。一些主要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读《红楼梦》必须抓住第四回这个总纲，正是在这里，真实地揭示了封建末世的各种政治关系，开始展开四大家族的内外矛盾。四大家族正是在这些内外矛盾的发展、激化过程中，趋于衰亡的。

然而，修正主义“红学”派的最大代表周扬，却胡说什么《红楼梦》表现的是“男女恋爱的主题”；两个主角贾宝玉、林黛玉是什么“比较真挚”、“较有童心”的所谓“人性的真人”。有一些人也贩卖周扬的反动观点，把《红楼梦》曲解为一曲“爱情的颂歌”，一出“爱情的悲剧”。他们还说什么《红楼梦》表现的是“正统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表现了“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等等。按照周扬的旨意，《红楼梦》这部政治历史小说，还被改编成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戏，并且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刘少奇对这样的戏赞不绝口，连称“好戏，好戏”。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还是一曲“爱情

的颂歌”或一出“爱情的悲剧”；《红楼梦》所写的是四大家族兴衰，还是表现了“男女恋爱的主题”；《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反封建政治倾向和批判成分，还是什么“正统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红楼梦》的主要人物，究竟是阶级的典型，还是“人性的真人”；《红楼梦》的总纲是第四回，还是别的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评价《红楼梦》问题上的一些主要分歧。

这些分歧的实质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价《红楼梦》，还是按照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红楼梦》。在这里，表现了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周扬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公然叫嚣：对《红楼梦》“可以用人性的观点来解释”。他们用“普遍人性”或“抽象人性”，来解释《红楼梦》里描写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形象。修正主义“红学”派，正象一百多年前早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者一样，“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把《红楼梦》里展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只留下了一种抽象的爱情或人性的关系。然而，世界上只有阶级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修正主义“红学”派正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一样，也把剥削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修正主义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竭力用“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论，以“人道主义”篡改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修正主义“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中，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正是适应了国内外修正主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文艺”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修正主义“红学”派鼓噪喧闹之时，也正是资产阶级“新红学”卷土重来之日。在六十年代初期，正当修正主义“红学”派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下大肆泛滥的时候，已被批判过的胡适派“红学”家又重新粉墨登场，出来表演。他们利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机会，和修正主义“红学”派联合演出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复辟闹剧；它同当时的祭孔朝圣丑剧彼此呼应，相互配合。他们按照胡适的“自传说”，根本不去研究这部政治历史小说的深刻内容和社会意义，却去捕风捉影，东找西寻，拚命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他们醉心于对一些细微末节大作烦琐考证，更有人四处奔走，刨墓挖坟。一时间，真是乌烟瘴气，乱云翻滚。

对于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胡适派“新红学”的复辟，革命人民曾经起来作过斗争和批判，却受到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制。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大海的怒涛涤荡了污泥浊水，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公开发表了。它擦亮了广大人民的眼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摧毁了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专政，也打垮了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资产阶级“新红学”的复辟。

(三)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一条黑线挖掉之后，又可能出现另一条黑线。在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我们又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

路线斗争不停，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也仍在继续进行。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对搞阴谋诡计倒很有一套。为了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林彪及其死党派人搜罗了不少修正主义“红学”论著，做了大量摘录，并亲自在这些摘录上写了不少“批注”，发泄他们对党的刻骨仇恨。林彪为了总结反革命经验，还要他的死党从《红楼梦》里“找权术”。林彪及其死党，对曹雪芹笔下一些被鞭撻的反动没落阶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们对贾政、贾雨村的命运无限同情，并从他们的失败中总结教训，找寻“防自倒旗帜”的诀窍和维护“权力”的本领。他们还把王熙凤、薛宝钗封为什么“正面人物”，要学习她们“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和窃取“权力”的阴谋手段。什么“大智若愚”，什么“忍”和“狠”等等，全被他们收集起来，当作法宝。《红楼梦》里被作者以批判的态度暴露的丑恶的现象，在林彪一伙那里，反而成了宝贝。这正好暴露了林彪一伙的反动嘴脸和丑恶灵魂。他们是以极端反动的立场、观点来读《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随着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粉碎，林彪及其死党的“红学”批注，同他们的其他反动谬论一样，成了我们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结合二十年来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历史的经验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在一九五四年所以受到批判和清算，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无数“小人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刘少奇、周扬一类“大人物”的文艺黑线的阻挠、破坏，向资产阶级主动展开了进攻。而这次斗争之后，《红楼梦》研究领域仍然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又正是因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红楼梦》研究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道路前进，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但是，要对《红楼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还要努力才行。今天，我们研究《红楼梦》，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历史的经验又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二十年来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今后还将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始终不能忘记：必须坚持不断地

开展对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国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它同孔孟之道有着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胡适派“新红学”，还是修正主义“红学”派，都充斥着孔孟之道的腐烂气味。因此，我们要彻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倾向，就必须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继续深入占领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红楼梦》研究以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封、资、修统治的顽固堡垒。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就必须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这个阵地。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对这部政治历史小说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使《红楼梦》研究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为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服务。我们应该抓住《红楼梦》这个典型，解剖麻雀，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还要努力作战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吴 红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文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并指导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这场斗争，是由《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的，但它的内容、性质和意义，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研究问题本身。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继批判《武训传》之后又一次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重大斗争。

这场斗争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我党建立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自《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围绕着如何评价《红楼梦》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新的历史特点。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种斗争反映着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斗争。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到三十年代，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就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统治着旧中国的反动政权的扶持，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得以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统治了将近三十年。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这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描写了封建末世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是一部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它通过对贵族家庭内外矛盾和兴衰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揭示了封建没落阶级和制度的衰亡命运。然而，胡适派“新红学”却胡说什么《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自叙传”或“十二钗本传”，它表现的是什么“闺友闺情”、“梦幻色空”，它的风格又是什么“怨而不怒”，它的主要价值是什么“平淡的自然主义”等等。胡适派“新红学”通过这些谬论，不仅歪曲或掩盖了《红楼梦》的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大肆宣扬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人生观，用以毒害人民，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这样的“新红学”，在建国的最初几年，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继续泛滥，统治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它所宣扬的那套主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人生观，符合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需要，因而受到刘少奇、周扬一伙的纵容和鼓励。一九五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了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即将来临。但是，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毫不奇怪，这样的革命必然要遇到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抗。这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经济战线，而且在政治、思想战线，都在

十分激烈地进行。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打着“农民代言人”的旗号，跳出来猖狂攻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也在此时抛出了长达三十万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刘少奇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合作”的反动谬论的策动下，杨献珍在加紧炮制和兜售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周扬也在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颂他们是什么“革命的领导力量”，竭力美化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也就在这时，高岗、饶漱石结成了反党联盟，在林彪一类骗子的暗中参加下，大肆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阴谋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胡适派唯心论趁机抬头，越发嚣张。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仅在一九五二年就把二十年代的陈年旧货翻出来重新出版，而且在一九五四年又抛出文章，变本加厉，继续散布胡适派的唯心论反动观点，毒害革命人民。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两个年青的“小人物”，起来向胡适派唯心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了火，写出了两篇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大人物”刘少奇、周扬之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卑躬屈膝，对胡适派唯心论顶礼膜拜，而对于敢向资产阶级挑战的“小人物”，却是百般阻挠，横加压制。他们竟以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在党报刊登。批判文章在《文史哲》上发表后，“大人物”又公然顽抗中央指示，拒